

# 紫阳芭蕉笔石

王晓群

多次去过紫阳县芭蕉口,知道那里曾是早期安康地委机关所在地。1939年秋,安康地委委员刘华来到芭蕉小学任教,并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中中共党员。

1940年2月,地委书记刘文彬带领多人也来芭蕉小学任教,他们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但由于汉奸告密,国民党安康专署和伪紫阳县带领保安队到芭蕉口进行抓捕,地委领导和党员在仓促中转移与敌发生激战,多人重伤,安康地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庄严肃穆的芭蕉口事件纪念碑矗立在小学校园内,记录着先辈们的革命事迹,时时提醒着后来者珍惜现在的生活。芭蕉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基地。

然而,芭蕉的许多神奇与秘密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如芭蕉的笔石,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听说。

田尔斯老师得知我在写《金州石头记》,特意告诉我紫阳县芭蕉口蕴藏着大量的笔石。起初,我以为这是碧石,与玉有关。田老师更正并认真解释是铅笔的笔,不是玉石的碧,片石上有许多似铅笔的痕迹。

笔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查阅资料才知道笔石是远古时期漂浮生活的群体海洋生物,中寒武世出现,繁盛于奥陶纪,直到早石炭世灭绝。它们在地球上活跃了一亿来年,靠着能够分泌一种几丁质的外骨骼,在岩层上留下像是铅笔描绘的象形文字似的,为我们书写地壳活动历史留下了证据。笔石也被称为页岩气勘探的“黄金卡尺”,在勘探开发新型能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芭蕉口笔石是我国唯一的下志留系连续剖面,成了地质工作者划分比远古生代地层的重要标准化石。2000年被国家地层委员会鉴定为“世界上最完整的特利奇阶笔石带序列”,列入重要自然历史遗迹保护点。

2020年元旦一过,我就前往紫阳县芭蕉口寻找笔石,亲眼目睹笔石的“芳容”。从紫阳县下高速,过向阳镇,沿任河而上。直奔芭蕉口。

到了芭蕉口,四处打听笔石保护点,却没有任何人知道。无奈中只好拨通田尔斯老师的电话,详细询问保护点的详细地址。田老师讲就在向阳镇到芭蕉口一带,有十二条矿带遗址。我更糊涂了,向阳镇到芭蕉口十几公里全是岩石,我怎么能分辨出笔石和岩石?正在困惑时,一位中年妇女主动问我干啥、寻找啥。我向她解释了半天她也不知道,说自己在芭蕉口生活了几十多年,从没有听说过这里有笔石。这时,她丈夫姜先生过来告诉我:应该在不远处的钟林沟内就有,具体地址还是说不清。姜先生客气地说自己正忙,让妻子给我当个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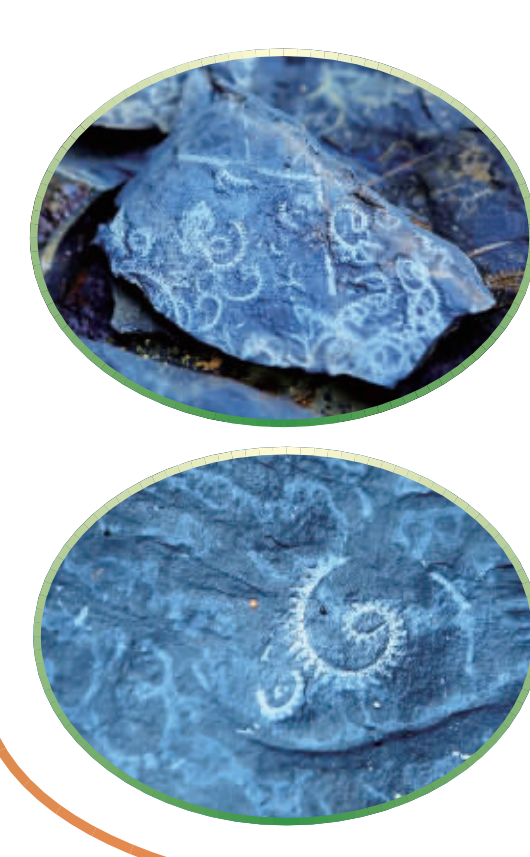
钟林沟是一条狭窄的山谷,溪水潺潺,道路蜿蜒。已经富裕起来的村民随波逐流,在两岸建起一幢幢现代楼房。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茶叶地整齐有序,原本荒野的山谷变得秩序井然。我问她姓名,她笑呵呵地玩笑回答:叫黄继雄,很好听,黄继光的妹妹,芭蕉学校的教师。我笑着说英雄的地方就有美丽善良的英雄妹妹。

按姜先生所说位置,沿着公路寻找。这里修筑公路时许多山体被开挖,岩石裸露的多,覆盖的少,容易分清山脉及岩石走向。我们边走边寻找,就在学校上面百米位置,我们发现岩石里片状结构,明明是层层叠叠的页岩,紧紧镶嵌大山的骨骼里。看似普通,只是石头上有许多细小纤维。初看,色泽和结构与普通片石没有两样;石片形状大小有别,看不出更多的特别;拿到手上仔细看,石头上的纹理就有了变化,除了长短和粗细不同,还有铅笔淡淡描绘的树叶纹路,有茎有枝,又似有似无,还能看到小昆虫一样的动物化石。这些生物纸张一样被挤压在页岩中,认不清植物的种类,辨别不了动物的品种。亿万年的地质变化,这些物种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岩石。

认真想,让人跨越时空而追思远古,联想到大海的存在,曾经的这里应该是一片茫茫海洋,海底生活着各种动植物。地球的转动,地壳的运动,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光流逝中让这里曾经沧海难为水,茫茫的大海成了莽莽的内陆大山。也只有这些存在于岩石中的化石,能够复原我们曾经的记忆。

终于找到了笔石,我很高兴,也很激动。拿出手机准备把笔石拍摄下来,但拍出的照片只有灰灰的石头和纹理,却看不清铅笔似的笔画,摸不上抬兴,有点小小失望,但完成了这次探访的目的,已经十分满足了。

告别芭蕉口时,黄老师向我提出请求: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关笔石的资料,她好讲给学生,让他们更加热爱家乡,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我爽快答应。



勉励我们树立担当意识,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他还给我们讲了路遥、史铁生的文学贡献,现场播放关于路遥、史铁生的生前视频,在收看路遥生命晚期创作《平凡的世界》、史铁生离世前五天和亲人、友人谈笑风生的视频时,很多人唏嘘不已。

我是2016年经作家王庭德介绍,加入省残疾人作协这个“大家庭”的。当年的采风活动在安康,我认识了很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有影响的残障作家:贺绍林、刘爱玲、赵林祥、杨柳岸等老师。从这之后,我在网上查找他们的作品拜读,受到很深的启发。安康采风活动结束后,我就以《初识赵林祥》为题,写了一篇散文,谈了对他的第一印象和由衷的敬佩之情,这篇文章还发表在《陕西残疾人》杂志上。后来,又赴《诗经》发源地渭南、中国青铜之乡宝鸡等地采风。每到一处,协会的很多老师都询问我的写作情况,解答我写作过程中这样那样的困惑,鼓励我坚定信心,在搞好工作的同时好好写作,用优秀作品证明自己。

回想自己加入省残疾人作协几年来的经历,内心真是五味杂陈。虽然发表了一些小作品,十多篇小文获得了省市区表彰,在2019年加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但总感觉进步缓慢,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写出享誉三秦的精品力作。相反,有时候还为自己找各种借口,为懒散和不想进取编织美丽的外衣,真是实属不该,惭愧难当。

陕西省残联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组织我们这些身体不便,出门不易的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拓文学视野,为我们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我还有什么理由不静下心来努力写作呢?

感谢安康这片红色热土,感谢这片热土上用生命演绎时代壮举的文学巨匠,让我的“朝圣”之旅,收获丰硕,信心满满。

龄,孤身一人困在了半山上。到了新家,他把房子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年的道德评议会上他都上了红榜,被评选为讲卫生标兵、勤劳致富或者乐于助人标兵。村里远远近近的人家,只要需要,他都会去帮忙。他不高的身子,敦敦实实,遇到我,总是站的恭恭敬敬,嘴角抖动半天,才喊出一声:“张队长。”黝黑的脸孔变得通红。

金大明老师的老屋在河边,被一次洪灾冲没了,住到这里,一家人才开始安居乐业,孩子们在外务工,老伴照料孙子上学,他每年在院外的竹园里,喂养两头大肥猪,几十只鸡。县上通了高速路,他欢天喜地,逢人就说,这下孩子们回家快多了。腊月,我们连续几天去院子里,采集每一户的信息,他总是忙着端来椅子,泡茶,拿板栗,心疼地和我说:“你们天天来工作,自己家里有没有事啊!”

哑巴张自恩的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矿山做工时遇难,小儿子外出打工,几年没有了音讯,这个饱受心灵煎熬的汉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个人在山里游荡。住进新房子,我们又帮他联系上了他的小儿子,他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村里的李子园、无花果园、核桃园都有他干活的身影,干活归来,他爽朗的笑声传到了村委会,他随性的“舞姿”还上了抖音,不管走到哪里,只要遇见我,他总是伸出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拳头,高高的竖起两个大拇指,眼睛里闪烁着快乐,喊着“见(干)部、见(干)部”。

想到张自恩,我又禁不住笑了,也不知什么时候闭上了眼睛,似乎窗外开满了大片的李子花,开花的声音飘了进来,无花果园也飘来了甜甜的果香,枕着它们,我沉沉睡去……

果然,七月初,再没听见过苦情鸟的叫声。这时,响起了布谷鸟儿“布谷、布谷”的叫声,它的声音高亢坚定,厚实有力,光明坦荡,震彻山谷。

布谷鸟一定是站在了村公房后面大山的肩膀上,才会这般底气十足,似乎在告诉我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传播着美好:祖国脱贫攻坚战就要取得胜利了!

发现了刀币、铜钱,尤其是挖过一件尖底土陶罐。这些洞窟大的能容纳一百多人,小的也能容纳十几个人。洞里面有水窖、粮仓等设施。

我趁着晓群做笔记的时候,也问张华保了一些问题。他说自己流转土地500余亩,综合养殖、种植与农家乐生意。前几年主要是投入,几乎没有收入。今年农家乐也开始有收入,车厘子采摘也有一部分收成。最可观的是四百多箱土蜜蜂能收入四十多万元,其他的散养鸡、兔和猪等,也会有一定的收入。他流露出自信满满的神情。我又问今年脱贫攻坚,你这个农业示范园,能带动多少农民脱贫,他们能够得到多少收入?张华保告诉我,这里建档贫困户有三十户,都有劳力在园区干活。除了流转土地的收入外,我今年支出的工资就有四十多万元。今年雨水多,“光扯草都扯了几遍。”他说着就指这对面山坡上:“你看那些人,他们在收黄豆呢。”我又问县政府给他有没有资金支持,张华保说,县上支持力度还是大的,今年奖励了自己五万元。前些时候还来解反巡察,准备开发这里。他还说请我们多宣传,以后他的示范园就要依托解反洞石窟药材(石斛金钗)资源、石窟探险、民俗观光、农家饭菜等,搞活地方经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说着又是一幅自信满满的乐观神态。

下山的时候,再回望一次悬崖上的洞窟和半山腰豪华的新式民居,心里想着张华保带头致富与共同致富的踏实做法,这也许是白河县形成“三苦精神”的共同根基吧。

# 朝圣之旅

胡自兴

岁月,汲取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的力量。

路遥故居是这次采风的重要内容。路遥故居位于延川县郭家河村。近年来,当地政府重视路遥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建起了路遥文化产业园,按照恢复原貌的保护策略对故居进行了修缮,统征邻居几孔窑洞,设为路遥事迹展厅。院子中间矗立着一尊高大的路遥雕像,院里院外秋花正艳,曲径通幽。采风团的到来,让原本不大的故居变得有点拥挤,但大家都静静地看,静静地听讲,了解路遥生平事迹,接受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魅力。路遥一生坎坷,英年早逝,却为后世留下“社会史诗”——《平凡的世界》等不朽作品。展馆内布展了路遥与文朋诗友的书信来往,字里行间有太多地辛酸和不易,一些作家朋友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样评价路遥是十分准确不过了。

参观路遥故居,感受路遥伟大精神,有两个细节令人难忘。省残联作协主席薛云平在采风间隙,会同作家高涛、雷小河去延安大学文汇山拜谒路遥墓时,有一段路狭窄陡峭,下肢残疾的薛主席便匍匐在地爬行而上,浑身上下粘满了杂草和尘土,留下朝圣路上的跪行佳话。薛主席是“大作家”,在西安经营很有规模的针灸按摩诊所。他一边为病人解除病痛,一边团结我们80余名残协会员,开展文学活动,精心组织一年一度的采风。他不止一次地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西安的诊所,就是为大家设立的临时“驿站”,可去按摩针灸,也可去品茶歇脚谈诗论文。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坚守文学梦想的力量,也看到了他身上迸发出来的路遥精神,给我不少启发。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曹谷溪老人。这位八十岁的耄耋老人是路遥的文学导师,是“硬汉”作家史铁生的挚友,对路遥多有帮助,曾背着史铁生去看壶口瀑布。老人给我们讲自己穷其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感人事迹,

自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听导游介绍,延安现存革命旧址140余个,枣园、瓦窑堡、杨家岭等一大批革命遗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同胞来这里重温光辉历史,领悟革命家与天斗,与地斗的感人事迹。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省文学基金会、省残联、省作协、延安作协、延安残联等领导从不同层面介绍了延安的革命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参加采风活动的全省残疾人作家给予殷切希望。各级组织悉心关怀,倾力支持残疾人开展文学创作,陕西可以说是走在了全国前列。

延安革命纪念馆、桥儿沟中共六六会议旧址,我怀着虔诚的心,听讲解,看图表,驻足每一件革命文物前,心潮澎湃。延安这块红色热土,有数不尽的感人故事,有讲不完的历史功绩,有道不尽的光辉历程,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写不尽的可喜变化,13年彪炳史册的革命史,13年辉煌灿烂的文艺史,并由此凝结的延安精神,涤荡灵魂、催人奋进,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这是一次红色的朝圣之旅,也是一场文学的朝圣之旅。位于延安城北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旧址,算得上是延安文艺艺术史乃至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网红打卡地。“鲁艺”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东方红》等一大批革命歌曲,《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大量极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诞生,洗星海等老一辈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艺术家。“鲁艺”的每个角落都是干净,每一处建筑古朴而不失庄严,每一处设施简单而不失活泼。四大教学系统建设很是简陋,是当年“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办学思想的真实写照。我们采风团一行坐在露天会议交流参观感受,追忆那段峥

# 乡间天籁

张才芳

是不能入睡,索性睁开眼睛。

月光温柔,路灯静谧,隔着窗帘洒满租住的小屋,不远处,间或传来几声狗叫,那是夏大哥家的狗,似乎想要告诉我,它也没睡呢。这是一条大黑狗,拴在柴草屋角,只要我一经过,它总会立起身子,一边左右扑腾着吼叫,一边摇着尾巴示好。这时,夏大哥总是会从屋旁自家的菜园里或者紧连着的李子园里现身,对着大黑狗呵斥:“一天见一百遍,再见到了还是叫!再叫!”转过身来,热情地招呼我到他家坐坐。

夏大哥名叫夏德胜,是贫困户,家住村委会和我居住的屋子背后,中间隔着李子园。他家里五口人,妻子纤弱多病,家里却收拾的最舒适,依靠易地搬迁政策建起的新屋宇,夏天一尘不染,冬天温暖如春,每次我们都会多坐一会儿。小儿子上初中,大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自己留一点儿零花钱,其余的工资都寄回了家,他后悔自己没能上大学,自己买了大专学习资料自学。老母亲的脸总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见她坐过,总在忙着洗菜,做饭或者饲养着大肥猪。

夏大哥勤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我见他提着不是很重的礼物,送妻子去坐车回娘家。门前的菜园里,各种蔬菜排列的整整齐齐,就像用粗大的绿色画笔,在地上画着的横竖线条,房前屋旁的小路两边,种满了各种花儿,代表主人从远处开始迎接客人。

见我称赞夏大哥种花儿,夏嫂子说:“我身体不好,他是担心我种花累着了。也是这几天,他才有这个闲心。国家好呀,记得我们这些穷人,让你们到村上家帮我们,我们从老山

上搬下来,房子盖起来了,路灯安装到门前,水接到厨房里了,这要是靠我们自己,怕是这辈子都别指望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她一边眯着近视眼,一边指向李子园,说:“喏!李子园就在院子边上,他忙完农活就去园区干活,这儿的活干完了,又去上面的无花果园干活,离家里近,庄稼种了,钱挣了,家也顾了……”早年间,做过代课老师的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夏大哥站在一边,黝黑的国字脸绽开笑容,眼睛里盛满笑意,接话说:“我们这十几家,以前都住在一块山上,搬新家了还是住在一块儿,大家平时干活,玩呀还是在起,心里都欢喜,都是得了国家的好政策。”

是啊,在夏大哥旁边的村安置房里,居住着贫困户余青山、毛金华、金大明、张自恩……一个个穷苦、勤劳、善良的人,一一浮现在眼前,清晰又亲切。

第一次去余青山的老屋,是2017年的夏天。我们在刺树林里迷了路,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苦走到他家,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像山上汗湿的衣服一样黏在一块儿。老屋一面靠山,一面临着绝壁,屋里只有余青山和老伴,他只能守着父亲和一点儿土地,家徒四壁,什么吃的都没有,他的身材和面孔一样瘦削,少言寡语,看出我们饿,不声不响地去到屋后,在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煮给我们吃。如今,只要我们去到他们居住的院子,他总是连忙丢下手中的活计,围拢来,不声不响坐在我们身边,用小眼睛巴巴地望着我们。

口吃的毛金华,因为伺候瘫痪的父亲,卧床生病的母亲和伯父,错过了姻缘和结婚年

鱼池,池上有凉亭小桥,屋旁一位妇女和两位老人在挑辣椒,我们刚下车,那位妇女就起身与我们打招呼,这时屋里一位衣着干净朴素的中年男子也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他就可以是张华保。我们说想上去看看石窟,中年汉子说就可以,并给我指路并且说可以带路。晓群示意不用登山,用无人机探索。我觉得还是靠近实测更好。

沿着张华保给我指的路,在梯田石坎间攀爬。在石坎的草丛间,枫树根三三两两的摆放着蜜蜂蜂箱,天气很好,到处都是开着白色小花的野菊花。这与常见的黄色野菊花不同。花儿开的茂盛,蜜蜂出入频繁,想见今年蜂蜜一定收成不错。到了石窟的崖底,可见大大小小几十个洞穴错列开凿在陡峭的岩石上。洞与洞之间都长着植物,估计可以相通。悬崖两边也有长着茂盛的树木,估计这是出入洞窟的通道。站在下边还可见很多石斛类植物、卷柏类植物,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崖科苔藓。这个崖洞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真是个乱世避难的好去处。

从崖底回望,可见规整整齐的梯田中分类种植了不同的农作物。有樱花树,树下摆放着密密麻麻的蜂箱,有红苕,蔓秧都垂悬在石坎边,如同倒挂着绿帘,最大地利用了土地空间。还有玉米高粱以及其他豆类等。更有可惊奇的是时不时看见散养的鸡群、兔群、猪群。我当时就奇怪这些散养的牲畜怎么不用围栏,不害怕跑走了吗?

等我回到张华宝的院子,晓群已经开始采访了。张华保告诉我们这些洞窟以前是躲土匪用的,所以名字叫“躲反洞”,年代久远,以前整理土地的时候还



接到陕西省残疾人作家采风活动在延安举行的通知,我着实激动了好多天。去革命圣地延安,是我多年的梦想。因为身体残障出行不便,还有工作、家庭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梦想一直没能实现。我立即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安排好手头工作,2020年1月13日凌晨5时踏上北去的列车。

贺敬之的《回延安》诗歌,对我影响很深:“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至今,这些句子还能流利背诵。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有着13年辉煌的革命史,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地,是南泥湾精神的起源地,是伟大作家路遥的故乡,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生活过的地方,是数以万计中华儿女向往之圣地。这次延安采风行,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接受革命传统洗礼,汲取写作力量源泉,北上延安成为我心中的“朝圣之旅”。

进入10份,安康小城一直是阴雨天气,没想到圣地延安却是秋阳朗朗万里晴空,真是天公作美啊。坐上去宾馆的出租车,忍不住向司机小哥打探延安的地标——宝塔山。一路上投目窗外,心脏噗通个不停。走了约莫五分钟,司机说右手的山便是宝塔山。我扭头望去,高高的山巅上,一座宝塔巍然屹立于蓝天白云下,四周绿树映衬,将灰褐色的塔身衬托的分外端庄秀丽,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美丽画卷,我真想拥抱一回宝塔山啊!

第二天,去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途中,导游介绍了延安的地形概况。重点讲了延安的清凉山,大革命时期新华社广播电台、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等机关单位就在山腰的窑洞里办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毅曾在诗作里写道:“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就是对清凉山历史地位和功绩的高度评价。

延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崛起走

夏天,大自然的音乐打破了黑夜的万籁俱寂,让乡村随之舞蹈,蓬勃、鲜活。躺在驻村小屋的床上,让我毫不费力的感觉自己是睡在了无遮无挡的田野上。繁星点点,有风,微微拂过。

夜晚的乡村是昆虫们的乐园。六月的某个入夜时分,开始了以古老的蟋蟀声为主旋律,以“嘶嘶嘶”、“吱吱”、“噢噢噢”、“滋滋滋”、“啾啾”为伴奏的合奏。那是蜘蛛、蝈蝈、天牛、蚂蚁、蚂蚱、蜻蜓、蝴蝶和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虫子们在窃窃私语,他们躺在叶子上,坐在花瓣里,骑在树枝上,趴在石块上,望着星空,抢着说话,诉说着夏天的繁盛。

这一片私语荡漾在夜风中,似发丝摩擦般纤弱,又如河水淙淙般庞大,似丝绸拂过般优雅,又如金属相撞般激越,我忍不住用脑袋在黑暗里不断摸索,去辨别,去冥想,又会去重组,去指挥这许多的声音。

六月末,许是蟋蟀们长得壮实了,它们整晚在窗外发出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喳喳”声,像是一群调皮的孩子,开着一辆辆拖拉机,排着队经过窗外。

黎明的乡村是鸟儿们的天堂。天空还没泛起鱼肚白,开始了以繁复热烈的麻雀声为主旋律,以悠扬的“要飞——”,“会飞——”,短促的“虫虫飞,虫虫飞”,“我飞,我飞”,“就飞,就飞”为伴奏的合奏。那是无数的鸟儿在舒展身体,洗漱脸庞,抖动羽毛,呼朋引伴,准备去到云端。

在这一片蓬勃欢快的声响里,始终有一个鸟声——“风”,它从午夜响到黎明,声音时长时短,时高时低,哀婉而清亮,在黑夜显得格外的凄苦和神秘,我胆小,离开家一个人住,它的叫声常常让我难以入睡。

一天,一位乡亲告诉我,叫声为“风——”的鸟儿叫苦情鸟,也叫杜鹃,传说人离世后会变成鸟儿,这鸟儿有着很深的冤屈呢。看出我的胆怯,她特意说,再过去些天,这鸟儿就不会叫了。

鸟儿与花儿同名实不多见或绝无仅有吧?夜里,听着它依旧幽怨的鸣叫,我无法不由自主地去猜它的身世之谜、想去确定下它的眼睛是多么忧郁,想去摸摸它柔软的小脑袋。更

白河县的地方村镇名字很有水的特色,有冷水河、冷水村,凉水河、凉水村之类。水名虽然不热情,但住在这里的村民待人却都是热乎乎的,张华保是这众多村民中的典型。

周末晓群叫我陪他去寻找石头,同时也陪我练习驾车技术。车上高速后,晓群细心指导我并线、超车、驶入服务区休息等高速行驶技术要领,一路风驰电掣,平稳地在白河卡口下了高速,然后驶入引线,向县城方向缓慢行进。快走到凉水村路段时,晓群说在前面路口向右进入村道。村道也很平坦,路边几户人家房屋很气派,中西结合的门楼,门前有大石狮,院子里停着几辆车。院子与公路间没有任何阻拦的设施,这与很多地方村民建房理念不同。我们就把车靠边停在这户人家的院子旁。

刚停下,一位衣着时尚,系着围裙的妇女就出来打招呼,我们说在这里照照片,一会儿就走,人家客气地说:“要开水就随便倒,你们忙。”晓群放无人机找他的石头,我拍摄豪华民居对面快要倒塌的一幢三层古建筑:山墙是石头砖块混合垒筑,中间两排粗壮的木头撑起三层木质楼板。看着虽然岌岌可危,但可想见过去在这里是何等的豪华气派、财大气粗。我问了一位过路的村民,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建筑过去是骡马店,来往湖北房县、竹溪的货物、客商都要在这里分流整理、吃饭休息。

晓群拍完他的石头,又听说这里一个叫北沟沟的地方有石窟,激动地不得了。我说你来开山路,我不敢在山道上跑。车子在狭窄大坡度的山道盘旋,终于到了半山腰的一户人家院子。院子气派新潮,有花坛

# 凉水偶遇张华保

郑继猛